

四月清明節之前的星期三，我母親顛巍巍地，站在瀝青馬路中央，攔著一輛巴士。那裡剛好是車站前面，乘客都上車了，可是無法開動。司機下車來跟她理論。其他的轎車，則緩駛越過巴士，擠進對面反方向的車道。於是從榮興棧批發店前面的這條馬路就堵塞了。

我接到電話時，已是傍晚六點多。警察局根據她的身份證地址，查黃頁，打電話給甲洞區的祖母家。祖母十年前已撒手西歸。接電話的是已快七十歲的小叔母，她慌忙找堂弟，輾轉地通過許多人，才聯絡上我弟弟。弟弟大概在邊界關卡的魚務處那裡忙著秤魚，他的聲音劃破背景一團模糊的嗡嗡噪音，在電話裡吼。姐，妳能去一下嗎？

四月比三月、比二月、以及比一月農曆新年更熱。我買了車票，南下行車兩個小時。下車後，我走過停在路邊的貨車廂，像經過整排熾銀的反光板。陽光從水泥地反射四散，熱氣燙觸，實質如肉。

木棉樹的紅花已經盛開過了。木棉絮撒落路旁草叢間，燦白得全無陰影。

醫院的廊柱與牆，像浸在一池光線的陰翳裡。我找著櫃檯，依指示尋梯拾級而上。衣著隨便，趿著拖鞋的探訪者，與披一襲白袍的醫護人員在廊上穿梭來去，面朝我，或從背後越過我。

倉皇四顧，一路辨讀部門方向指示之際，忽而有份似曾相似的錯恍之感；此情此景，我已經歷過了。

這條長廊上，這些臉孔和擦身而過的背影；這份迷茫心情，早已經有過了；眼下，就像走廊與窗台、一扇扇半啟之門、病號房與窸碎人聲，瀰漫滲透的消毒藥水味道，全都像忽然想起的記憶那般，局部卻又異常鮮明地包圍著我。

更為神秘的前因後果，仍舊如謎般，沉沉浸在看不透的時間海洋底下。

母親被緊縛在床上。總共有五六條縛帶，橫過她身體。

她沒有掙扎，異常溫馴，只是眼神潰散。

醫生說，要給她治療，家屬得簽名。

她怎麼了？我問。

醫生說，她崩潰了，有個電療法，有效的，就看家屬要不要。

後來大醫生走了，留下來另一個比較年輕的華裔女醫生，綁著馬尾，一張素顏，臉色有些緊張。我就聽她把電療法跟我解釋一遍。可是完後，我仍不曉得那到底是什麼東西，只好打電話找弟弟和哥哥商量。

怎麼辦？妳人在那邊，問我，我怎知道啊。弟弟說，可是醫生都這樣講，那就答應吧，不然怎做才好哇。

至於哥哥那端，電話一直響著沒人接。於是我留在醫院裡，徹夜待坐一旁。時而一點用處也沒有地問，妳怎樣了，媽？要不要喝水？要不要上洗手間？

可是她似乎不知道我。沒有回答。偶而才吐出一兩句，會出事的。像是對我說，又像是對前來量血壓的護士說，會出事的。

她臥在綠色的被單下，已經這樣待了兩天。醫生說她驚恐。我卻覺得她是憤怒。攤在被單旁的一隻手緊握成拳，五指稍鬆，就微微顫抖。

天花板上旋轉的風扇，投下一灘明滅的光影湧過牆壁。我不知該怎麼辦。時間如蝸牛慢巡過我們之間。

試著抓著她的手，她的手指瘦削如骷髏。我想起她的手指，是如何洗菜，洗洗抹抹，以及，撫摸屋裡內外的貓群。這些年，她總共照顧了三個孩子，七隻貓，剛好十條生命。

我的母親憂鬱。自那年五月開始，家人死去了，連同被焚毀的屋子，把她內裡徹底燒成空空的。

這空洞複現於我們家。在鹽與醬青用完了的玻璃瓶子裡。在她可以支配的櫥櫃裡、爐灶表面乃至到洗碗槽旁邊。她任由這些地方堆滿雜物，密密不留一點空隙。餅乾、快熟麵、米、雞蛋、鍋子、各種瓶瓶罐罐；年複一年，漸溢至客廳。

自從我們搬離祖家，自己在外頭租房住以後，囤積就開始了。每逢學校放假，我總得清掃、丟棄這些物品。爛了的雞蛋水果蔬菜、過期了的罐頭與零食。她幾乎把附近幾家雜貨店的物品，都一點一點搬進家裡囤積。黑色的螞蟻沿著瓷磚、櫃檯川行，爬到雜物陰影裡。

自從父親去世後，東西就更多了。

偶而，圍繞著這些雜物，我們爭吵。在暴怒中，她說，妳別收拾！別干擾我！這是我的家！我的東西，妳不要管！

如果妳不是我媽，我才不管！我也吼叫。阿貓阿狗我才不管！看鬼理妳！東西都多到要滿出來了！

關妳甚麼事？又不是妳住！她也吼。鬼敢來就好！

因為鬼不敢來，因為沒有人比她煞氣更大了。小姑姑、祖母、一些鄰居都這麼說。

她不會跟我說過，到底家裡有過誰。如果我開口問她，多數時候，她只是沉默，繼續洗著菜，或縫著衣服，偶而也會回答，不知道。

可是我知道她必然記住，以不能忘記，又無法回憶的方式，記住。帶著憤怒，眼睜睜地忘記。因為已經發生過的事情，都已經不能再改。如果我們是她死去的家人轉世，那我們已經全都回來了，全都出生了；降生得異常乾淨，又全無記憶。

妳要吃飯，我一邊餵她，一邊哄她。

她抿緊嘴。

她不餓。後來就睡着了。仍然給綁縛在醫院的床上，不知道她夢見怎樣的世界？不知道那是否是可以逃逸而出的世界？

某一天我從帆布椅上翻身轉過來，看見她正望著我，輕輕地說，罪孽噢，罪孽。

我知道那事，是在十年前。而且還不是聽她說的。那回真是詭異，雖然沒有提名道姓，可是我忽然曉得，別人正在談論我的母親。祖母去世時，葬禮在家舉行。下午，用過午餐以後，許多人終於撐不住上樓午睡休息去了。小姑母與小叔母，蹲坐在樓梯低處說話。本來她們只是在聊各自的腿、身體和風濕病，說病痛怎麼年年蝕了腳踝與膝蓋的關節，富貴手是怎麼碰到肥皂就爛了。話題接著轉移到祖母，小叔母說祖母算是有福之人，活到百歲，子孫五代滿堂；又去得快，沒受病痛折磨。

後來，她們的聲音忽然壓低。

這也很難怪，小叔母壓低著聲音說。一家十口，一下子就沒了。

小姑母說。同住十多年，我都沒聽她講過一句話。

煞氣重，小叔母說。

我豎起耳朵聽。

那天我母親跪坐在祖母的棺材旁邊，燒金紙，眼淚汪汪，哭得異常悲切。所有來憑弔的人，都在像看戲。天底下，還不曾看過有媳婦會為婆婆的死這麼悲慟大哭的。

先砍死。小叔母說。然後又被燒死。

小姑母說。不要講了。

我背對著她們，靠坐在櫥櫃背後。那櫥櫃不寬，她們應該隱約可以看得到我。只是那天大家都穿黑衣。她倆可能不知道那是我。

我母親從來不說。可是只要旁人說那麼一兩句，我立刻就能知道。譬如，當我聽到有些人說，「噢，那個就是她的孩子？」「妳說她知道嗎？」

現場沒有別的孩子了，我知道他們談的人就是我。

我的母親，她會從天空，從每件空容器、空著的車輛、空著的床上，看出一點，跟她有關的支離破碎的故事，或訊息。每種空洞的東西，空間，都在跟她暗示著，她不可忘記之事。

容器繼續堆在屋子裡。

她只有我們了，我哥哥，我，我弟弟。還有六隻貓。不知不覺中，她已經變成鄰居口中，那種只會跟貓講話的老婦人。

電療以後，她穩定下來。可是有段時間，我懷疑也就是這電療法，也把母親的記憶破壞了。

那之後，她變得更加善忘。貓群在廚房裡，圍繞她腳旁。在她櫥櫃前面飢餓地叫著。屋子變得更髒了。屋子一角，報紙上都是一堆帶骨頭的飯粒。貓很多。走路得小心免得踩到貓。

我兩個禮拜才回來一次。見到她以後，總是得忍受聽她說話，她會一直一直不停地說，彷彿連換氣也不需要。她本來是個沉默的人。說話之於她，曾經相當辛苦。可是，如今她說起來，語句卻可連續不停。她重複說著她從電視新聞聽來，或者，從報紙上看來的新聞。每樣事情仔細地詳述，無論妳有沒有聽。一覺得身旁有人在，她就說。

向來是別人在說。從小到大，她一直無甚聲息，只是坐在那裡，飯桌旁，灶邊，縫紉機旁邊，從不干擾他人。

【一九六九年五月第一周】

她每日在塑膠廠裡，製造各種形狀、大小不一的容器。工人們每隔幾周，就會換換組別。有時候，她負責顧看烘製手套的焗爐。有時，她得一整周對著機體轉出來的塑膠管和塑膠瓶，重重複複地，把它們從機器上取下來。這當中，最輕鬆的工作，莫過於最末的收尾功夫；坐在一張凳子上，用一把小刀削掉容器外邊，多餘的塑膠渣。這樣做著的時候，腦筋就不用想什麼。那時，她就可以一邊做，一邊聽旁邊的女工們聊天。

女工們大都年輕，四五個人，才二十多或三十幾歲。有個年紀較長的姐姐，算是小組長，負責帶新人，對她們很好，從不罵人。熟了以後，她們之間經常任意說笑，沒有架子，百無禁忌。

在工廠裡，有個機器，很少讓女工們負責，她們管它叫吹脹機。大部分時候，總是一個大叔在操作。大叔也許四十幾歲，或者已經五十幾歲。個子不高，但肩膀很寬，臉孔黑黑的。大概因為周圍女工太多，即使廠內很熱，他不好意思脫衣赤膊。一天下來，八九個小時，他坐在矮凳上，機械地，沉悶地，做著重複又重複的工作。

那是個會一開一合的模鑄機。按一顆鈕，那兩大塊厚厚的鋼鐵就會滑開。有一片薄膜般塑膠袋，從上端機械口的細縫裡，吐出來，緩緩垂下。他就會伸出手，拿塊布，擦一擦，那手勢就像在托一托什麼東西似的。再按一下按鈕，兩塊鐵模就會闔上。等到鐵模再打開以後，那薄膜已經沿著鐵模，固塑成圓滾滾的容器形狀。他就把它摘割下來，像切果子一樣。

看著大叔的這些動作，她們有時會笑。笑容從臉頰嘴角古怪地揚起，大家似乎很開心。雖然這事她們已經看了整年。可是只要有其中一人開始笑，其他人就會被傳染了。偶爾大叔聽到笑聲，會回轉頭狠狠瞪她們，不過，就在大叔轉過去的霎那，她看到他臉上似也泛起了忍俊不住的笑意。

喂喂，放心機做工啦，組長大姑就會說。

這種東西是怎麼做成的呢？有一回她好奇地問。空氣裡爆開笑聲。

每天做每天做，可都還不知道啊。另一個人說。

我也是，每天摸每天摸，也不知道它是怎麼來的。另一個又說。喂，大哥，你懂嗎？

妳每天用眼睛看的都不懂嗎？大叔回答。

她領了第一個月薪水，就想請大家下班後去吃豆腐花。這是她出嫁一年多以後，在外頭找到的第一份工作。那是一對福州人的年輕夫妻，每天下午在隔兩條街的巷子裡開檔賣的。除了豆腐花還同時賣紅豆冰團。顧客絡繹不絕。老闆娘經常會笑容可掬地問：要不要加點紅豆？要黑糖還是白糖？

兩人都長得很瘦，在桌子之間，捧著碗筷，收錢找換，手勢身體極度俐落。大家聽著他們的嚷聲從小巷這端到那端：白的冰兩碗、黑的一碗、……。總是只說一次，另一個人好像永遠都不會聽漏或忘記。

豆腐花冰滑，薑汁熱甜。攤檔旁溝渠的異味，時不時若有若無地，極度新鮮地飄漾至鼻尖。傍晚七點鐘的風裡，餘溫仍燙頰。

【火】

在夢裡，她經常會夢見，大家吃著飯的時候，火焰就來了。火焰沿著門檻，開始吞噬窗簾。金色的火焰燒著哥哥屈腿盤坐的帆布椅，燒著他手上的小說，他就整個人跌進了火焰裡。火也竄噬他們吃飯的桌子，火焰燒著每個人身上的衣服與臉頰，燒著了妹妹的髮辮與裙子。火舌裹著了蒼白的，瘦削的弟弟。

想必這火，持續地尋找著當時缺席的她。她覺得自己還活著，可是記憶一點一點地，不管用地，像長期遭蟻蝕，遇風消潰散了。一洞一洞的。飛過盡是灰燼。

記憶是怎麼模糊的呢？如果能記得細節，我們就能捍衛自己的記憶。

人們不就是這樣談論著記憶的？為了可以一邊相互幫忙補綴疏漏，一邊感受著不能回返的記憶，如何帶著一縷焚風般的尾巴，從那個空空的地方，燒灼了耳尖鬢角。

那棟被燒毀的，是她們家住的最後一棟房子；十來人供擠兩房一廳的小木屋。兄弟們晚上在客廳打地鋪。她和四個姐妹們共擠的那間「房」，不過是以一個木制衣櫃勉強隔開的角落，無牆亦無門。每次換衣服，她就打開那櫥門，略事遮掩。

那棟房子，脆弱得跟紙一樣。平常的日子裡，他們靠它蔽庇。雖然或許，也曾掠過陰影，但她不會去參養它，不會多想，不讓那偶然的模糊心悸鮮明成句子。

她記得跟其他妹妹一起同睡的草席。那張草席會微微地刺著皮膚。因為最小的妹妹經常剝它。早上醒來、甚至整個白晝，她窩坐在草席上，在一堆枕頭、被單的圍繞中，開始拔她腳邊的草席纖維，伸出手指，一絲絲剝拉。阻止她沒有用。稍停一會，她又會無法克制，像上了癮一樣，持續一絲一絲地剝拉。

她記得跟自己只差了兩歲的弟弟。在客廳的風扇底下，他們經常相擁而眠。

她可以感覺著弟弟的身體，在她散開的頭髮下跳動，卻裝著彼此甚麼感覺也沒有，只是無邪地，閉上眼睛，相依偎著等候入睡。

從被燒成灰燼的舊家廢墟那裡，回到夫家以後，她恍恍惚惚，不知道世界成了什麼。有人帶她到飯桌，眼前有一碗飯。也不懂自己吃了沒有，就被帶離飯桌，有個聲音叫她喝水，叫她去洗把臉，叫她去回房休息。她心裡空空的。也許鬼魂就是這樣的。恍恍惚惚地在一個越不過去的空間裡，心裡無主、不知未來與從前。只像氣球一樣，沿著鋅牆在室內飄浮。

她有時很難忍受，只有自己記得這些事。一起生活過的家人，慢慢變成無有臉孔、無有聲音的影子了。她想著十六歲就必須輟學去油站工作的弟弟，以及才十四歲剛上中學的妹妹。她想著他們這突然被拭消的人生、折斷了無法實現的夢想。悔恨像一種空的根莖，發豆芽來，帶著那種空洞，像觸腳一樣從腹部穿透心肺。

因為她沒有辦法使他們活得更好。因為她也逐漸的，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怕起了這活像沒有盡頭的負擔與責任。

有很長的時間，每晚丈夫睡着以後，她還醒著。她等著妹妹們和弟弟的鼾聲，可以再度填滿這四壁。不過她只聽見丈夫的打鼾聲，甚至隔著一片薄板，也傳來小姑與家婆的打鼾聲。可是沒有從陰界那裡回來的聲音。

丈夫在從燒焊廠工作了整天，回來後十分疲倦，他問候不了他的妻子，結了婚的人，是不多說話的。他們之間說的話，一天裡頭，只有她在傍晚時對丈夫說的唯一那句菜(熱)好了，可以去吃了。於是他就過去飯桌旁邊，沉默地吃晚飯。吃完後，他就回到凳子上坐著抽一根菸，翻閱報紙直坐到天黑。

他們最親密的時候，是在床上，兩人並排躺著入睡，而她則模糊地感覺著，這是多麼不可思議。每個人睡著時，都像個小孩。她感覺著四肢痠麻，怎樣沿著骨骼散開。現在只剩下了這裡：這妳還可以待，可以有飯吃，是妳的「家」，卻又宛如被棄於此的角落。

那時候，看著頭頂上的蚊帳頭頂，淺綠色的紗霧，她不知何故憶起了在舊家「房間」裡，姊妹們同睡時，彼此的被單如何相纏成一堆，裹著大夥的體溫。在那暖熾的空氣裡，陣陣鼾聲在像隱形的線一般拉過房間，此起彼落。有時是因為某個人的傷風鼻塞，而聽來異發綿延。好像她們那不可知的夢，只從鼻管的一點虛空裡溜出來，在這個世界裡呼呼打鼾。

不過，要更久以後，只有那麼一次，她確實覺得，自己再度聽到了姐妹們的鼾聲。那時候，她跟丈夫和孩子，早已經從祖家搬出來了，住在新蓋的住宅區裡。

由於年老的丈夫因急性胃炎入院，她去醫院在他床邊守了一整夜。第二天下午，女兒來接班，她就從醫院回到家。一進入臥室就倦極入睡。

不知不覺，她隱約聽到，枕頭旁邊，天花板底下，一片起伏有致的鼾聲，陪伴著她。如果不聽到，就不會曉得，心裡原來還記得。

她想爬起來，卻不能夠。只是一直晃悠悠地，像在一條極度柔軟的河面上漂流。

等到她終於掙扎著醒來，淺灰暮色已經填滿房間。窗外傳來隔壁鄰居的聲響，有人持著水管，嘩嘩噴射，像在洗車子或清洗些別的什麼。

她感覺自己像從一個很久以前被遺忘的一個洞穴裡醒過來。就像宇宙裡，有什麼地方把聲音都錄下來，像播音機一樣，把它們釋放出一次。她收到了，並且想起來，知道自己是唯一擁有這記憶的人。

她們如今不再具有切實的形體了。連同她們一同生活過的角落、拍過照片的相館，都被燒成灰燼，一點也想不起來。在自己的腦海裡，她們的形象正在變得透明，比冰塊更透明，就像快化煙的幽靈，即將蒸發。無論在陽間，或陰間，並沒有可以讓幽靈們無限期棲息的時空。

【孩子】

要等很久以後，她才有第一個孩子，可以在眼前跟她說話。

妳每天進工廠做什麼呢？那個孩子問。

我是去做一個一個的桶。可以裝東西的桶、盆、罐。而且是打不破的。

一邊解釋時，她用兩手比一比。比出那個隱形的東西，比出那形狀，有大，也有很小的，有很高，也有腰狀的。這樣比著的時候，就像手掌之間、或臂彎裡，生出了眼睛看不見的東西。可以裝水，裝糖果蛋糕，也可以裝飯菜。

這是用什麼做的？怎麼來的？

她可以跟他解釋，物質是怎麼，從一樣東西變成一樣東西的。從一棵樹的乳膠，變成一些塑膠片，一些柱子，然後經過火、空氣、機器，被壓、被燙過、被吹脹、變硬，最後終於成爲一個個空的，凹的容器。

這容器的材料是從一種樹上取來的。樹木的根莖，伸展到土壤深處，抽取出產生乳汁的水，然後，樹開花，樹身流出乳汁。最後，人類以它造成塑膠容器。

其他容器，不管是玻璃、陶瓷、鐵或鋁，也全都是從泥土來的。

這些容器曾經給我工作。我做出它。她看著那中間的空洞。它們就是空。不斷從機器裡產生，製造出來。她捧著這些容器，從一個角落，送到另一個角落。從機器上面摘下來，它們像

一種果實。五顏六色、白色或透明的那般，她捧著時，想到了孵不出鳥的蛋，沒有燈泡的燈罩。想起沒有能夠給他們辦的葬禮。

她本來很想念他們，後來不懂什麼時候開始，她慢慢不再想念他們。

有一天，她跟孫子一起看著鳥巢。看見樹的枝幹岔分處，有鳥盤飛。一隻鳥不斷地銜枝飛來，那鳥又飛走，回來時又銜著另一枝。到了下午，她看見有隻鳥不斷在高飛又沖下，好像在反覆地撞那棵樹，朝向那堆亂枝飛撲，振翼拍打。

好久以後，她才意識到，那鳥是在造巢。那鳥以自己的身軀，飛撞，撞向那堆枝葉，以牠的體重和飛撲的力道，去使那堆枝葉，凹成窩形。這樣做的時候，那鳥與巢，看起來都像灰撲撲的一團模糊影子。